

内部参考

南亚与东南亚资料

一九八三年

第五辑

总第十三辑

要 目

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

王任叔 遗稿
周南京 整理

菲华报业话沧桑

梁上苑

印尼华侨大企业家黄志信黄仲涵

父子发家致富的道路

涂炳立

昂山将军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

赵 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 京 大 学

南亚研究所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 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王任叔 遗稿 (1)
周南京 整理
- 菲华报业话沧桑……………梁上苑 (90)
- 印尼华侨大企业家黄志信黄仲涵父子
发家致富的道路……………涂炳立 (105)
- 昂山将军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赵 敬 (137)
- 印尼——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印尼)恩迪·汝莫著 王受业译 (153)
- 美国与在东帝汶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美国)斯科特·西戴尔著 梁英明译 (159)
- 僵局是怎样形成的？
——1972年至1981年的菲律宾穆斯林分离主义……………
……………(美国)莱拉·G·诺贝尔著
艾华译 伟辉校 (179)
- 印度尼西亚报业发展史……………
……………(印尼)沙托诺·卡尔托迪尔佐著
周南京译 (206)
- 老挝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佛教……………
……………(越南)阮丽诗著 徐绍丽译 (231)

印度尼西亚革命概感

王任叔 道釋

周南京 慶理

王任叔（一九〇一—一九七二），笔名巴人。我国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太平洋战争期间，流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在流亡期间，王老一方面在棉兰、先达一带从事地下抗日斗争，组织“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出版地下刊物《前进周报》，一方面在恶劣的条件下开始搜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他在苏岛主编《前进周报》和《民主日报》（他是印尼文版的实际负责人，中文版主编为邵宗汉同志），领导当地华侨民主运动，并继续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一九四七年九月，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一九五〇年任我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深入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一九六一年后，他专心致志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他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著作，计有：《论印尼的反帝斗争》（一九四七）、《印尼社会发展概观》（一九四八）、《群岛之国——印尼》（一九四九）、《略论华侨民主运动》（载新加坡《南侨日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印度尼西亚

历史》（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

不久前，王克平同志将其父的一篇遗稿《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影印手稿）交给我，嘱我整理发表。从行文看，此文大约写于一九四七年末，并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了修改，但未曾发表。王老在此文中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总结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着重分析印尼华侨在八月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事隔三十多年，沧海桑田，王老对印尼八月革命的许多独创见解，例如他对印尼革命阵营和华侨社会所作的阶级分析，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王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论如何，王老是印尼八月革命的重要目击者，又是苏东华侨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其著述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研究印尼八月革命，特别是印尼华侨与八月革命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整理发表这篇遗稿的首要目的，就是使这份重要史料不至于在岁月的流逝中泯灭，此外也是为了纪念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革命事业的老前辈。——整理者按。

一、一个正义的呼声

当一八五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恩格斯曾发出过这样的声音^①：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战争时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第一九——二十页。

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来，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撈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①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

① 指太平军起义。——编者注。

蛮人看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每个中国人读了这一段话，应该感谢一百年以前恩格斯给了我们民族和人民以生存的权利；鼓励我们为文明人所讥笑的野蛮战争的方法，驱逐侵略者，以保卫我们民族权利和人民生存权利，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眼光的正义的呼声。中华民族百年来是经过了多少的苦难、挣扎、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脱却帝国主义的束缚；八年的抗战，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亡华的企图，而独裁法西斯奴才，却又要将中国完全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以分享中国人民血肉筵宴的方式，向中国人民大肆进攻。然而今日中国人民，已将这所谓野蛮的战争方法，以最高理性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精神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而和人民的敌人展开操有必胜之券的战争了。中国人民这一斗争的历程是完全用血和肉写下来的。如果让我们用这一血肉写的历史，来映照印尼

人民的斗争，我们有什么权利，跟随荷兰的号筒，到处播送印尼人的野蛮和残酷呢。我们不但要根据印尼人民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估计印尼的斗争，我们还应该以自己斗争的艰苦历程来照映印尼人民的斗争。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是再不应该做那虐杀自己兄弟民族的生存权利的号筒了吧？荷兰帝国主义的后台老板，正也是中国独裁魔王的后台老板。中国人民和印尼人民现在也可以说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斗争呢。

在我来写下这《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之前，我特为引用恩格斯这一段文字，这并不是说，印尼今日的革命，还停留在鸦片战争当时中国人民那种原始斗争的方式里，而是希望每一个读者要从这样的观点，来估计今日印尼革命斗争。而且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应用中国人传统处世方法：“将人比自己”，那么，我们就应该怎样来同情印尼民族的斗争了。

二、印尼问题的症结和缩影

在荷兰作家道威斯·德克尔^①的一本小说里，曾经把印尼这一国土，这样地描写着：“它象一条飘摇的翡翠之带围绕在赤道的两旁”，这确是一句美妙的诗句。到过印尼的人，

^① 笔名穆尔塔图里（一八二〇—一八八七）。一八五六年曾任爪哇勒巴克州副州长。翌年因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某些政策持有异议，自动辞职，返回荷兰。一八六〇年著长篇小说《马克斯·哈弗拉尔，或尼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揭露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残暴专横，特别是强迫种植制度对印尼人民造成的恶果。——周按。

对印尼自然风景的美丽，将会沉醉于无我的境地。然而那里，有大小两千多的岛屿，海岸线是非常复杂而碎散，造成印尼人民保守国土的困难。它现在虽有八千万人民，是中国和印度以外第三个大民族集团；它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是沦在奴隶还不如的生活中。但我对印尼问题引起兴趣和注意，却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我住在印尼——苏门答腊乡间避难时，常常见到印尼的农民和渔民。我看到他们为生活所磨老的棕色脸上，有我自己故乡父老兄弟一样的神情，这使我引起了流亡中难以言说的亲切之感。但我又在他们身上发现我那永远保持沉默的故乡父老兄弟所没有的一种和易与快乐的表情：这表情和我故乡父老兄弟比较起来，显出沉默的嶙岩与波荡的海浪之间的不同。印尼的劳动人民不论你认识或者不认识，在路上遇见你时，他总要问你一声：“去哪里，头家？”这决不象一个陌生的旅客走过中国的乡间，遇见一个樵夫或农民，总是默默地挨过你身边那样的生疏。我在这种情形下，常常总感到印尼劳动人民的善良性质和达观主义的情调，这使我对这民族发生极大的兴趣。

第二件事是日军登陆苏岛之后，印尼人到处展开对华侨的抢劫。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和四月之间，有好几处华侨聚居的大城市，都发生大规模抢劫事件。而这抢劫是那样风云际会的，一下子就聚集了成千成万人，把华侨商店的钱财和货物都搬走了。但每处抢劫，很少有伤害华侨性命。除非那华侨敢于和他们殴斗，因而被殴伤致死。对于这件事有人说：

“这是日本捣的蛋，故意纵容印尼人掠夺华侨，以便拉拢印尼，加强统治的。”这也许是事实。但没有干燥得很的柴

片，也是引不起火的。因之，我深切地感到华印两民族间矛盾的严重。然而，印尼劳动人民却又这样和易近人，毫无对你有仇恨的表示。那么这种抢劫行动，应该看作是民族仇恨以外的事，是一种对经济压迫的反抗。

第三件事，是我到了苏东（苏门答腊东海岸州）以后，那里的华侨青年，一般都具有极高的抗日情绪。我到以前，他们早已有秘密的抗日团体组织起来了。一个是华侨抗敌协会，一个是苏岛人民抗敌会。前者几乎想以单独的华侨力量来驱逐日寇。他们还主张暗杀，主张暴动，设立武装部。但有一桩非常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印尼人经受三百五十多年的荷兰残暴统治，恨不得早日驱逐荷兰敌人出境，一旦听到日军占领了马来半岛，他们都直觉地希望借取这个外援，完成他们目的。在印尼最后被荷兰征服的苏岛北部亚齐（一九〇四年全面被征服），竟有人渡马六甲海峡过去，迎接日军来驱逐他们的敌人。因之，在日军占领印尼后，印尼人与日本合作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虽然在日本统治一年后，亚齐人重又唱出②：

狗来了，Anjing datang，

猪逃走；Babi lari；

亚齐人，Orang Aceh，

死临头。Susah mati.

而展开抗租斗争了。但印尼的知识分子、城市商人，还是想从跟日本合作中取得他们民族独立的前途。而在印尼八千万

① 亚齐人民抗荷战争始于一八七三年，结束于一九一三年。——周按。

② 印尼文改用一九七二年拼写法。——周按。

居民中，华侨仅占一百二十三万（一九三六年的官方数字，实际上据说有二百四、五十万，与马来亚华侨总数大致相等），大多数是住在城市的。在印尼社会里，民族的分居区域，是非常显明的，画出一种界址，显得象血写一样：荷兰的统治之下，华侨的城市，印尼人的农村。按照资本主义规律，城市控制乡村，这就造成印尼人与华侨的矛盾，而抗日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为依据。这种情况下，华侨要单独武装抗日，那是梦想。问题非常明白：不但在日本统治时期，华侨要和印尼人民力求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华侨也必须力求与印尼人民合作，才能生存。一九四三年一月我从先达移住到苏岛省府棉兰，参加了由苏岛人民抗敌会改组的反法西斯同盟。所以改名的理由是要争取印尼人：使他们明白，日本是法西斯，帝国主义最凶顽的一翼，不是要求解放的印尼民族的友人。我们并准备随时寻找印尼革命政党的合作。这政党自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失败后，全部组织被粉碎了。据两方人估计，被捕的人在九千以上，大都充军到新几内亚^①一个乡庄去，华侨叫做利辜岛的。那里有恶性的疟疾，代替荷兰的统治。但我总还希望他们还有革命细胞留下来。等到我们这一工作完全失望后，我们的工作便着重在提高华侨爱国心（反汉奸），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奠定民主思想，准备将来斗争）和学习印尼语，研究印尼问题（民族合作反帝）。这因为我推论这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不一定就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胜利：远东民族于反法西斯斗争后，还有一个更艰苦的反封建反帝的斗争。而印尼的反帝

① 即今伊里安查亚。——周接。

斗争，主要应该建立在工农大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盟之上。在以中产阶级地位出现于印尼社会的华侨（实际上，华侨的资本家也占少数，但民族的外衣，掩蔽了阶级的实质），特别是青年们不能不有这一种思想的准备。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日，日本来了一次大检举。全苏岛被检举的印尼人与华侨合计起来约在八、九千人。苏东区华侨侨领以及青年被检举的也有八、九百。华侨抗敌协会的会员几乎全部被抓起来了。反法西斯同盟也损失了十多位战士，但大部分是脱网了。我是网口穿出的一条小鱼，就在苏东各地乡下流浪，这使我看到印尼社会最底层。我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是在先达区，拉拉斯大农场邻近，一个衰落的马达人^①乡村里，叫做泗拉比亚村（Kompong Surabeia）的。这乡村显然是以前住在拉拉斯油棕榈种植场的某一块土地上的土人移住过来的。它是在农场最后临河的边缘上。在这有几万荷亩的大农场的边缘，不知散扎着有多少这样衰败的乡村。这乡村一共有五、六十户住家。过去曾是一位马达王的属地。他的子孙依然是这村的朋胡鲁（村长），还有算是他的不少荒地，却无人耕种了。自己只有一所半倒的棕榈椰子皮结成的屋子。现住五、六十户中，有一半以上是爪哇人。他们以前是农场契约苦力，赎身以后就在那里领一块小土地自耕过活。村子是那样地衰败，没有一进住屋不是陷在茅草荒榛之中找不出位子的。没有一条路不堆满腐草，且为丛林所荫蔽，感到阴森气味。全村里，很少有人穿一件整洁而不破烂的衣服。大都是男人光着背子，穿条短破裤。女人则缠

^① Batak。又译巴塔人。——周按。

一块纱笼或者麻袋。猴子的数目要比人的数目多上一百倍。也有猩猩经常在一定的树上上下着，凄然长啼着。这村子几十年前是要杀吃外来的闯入者的肉的，村长和一个叫端古鲁（意即老师，识阿拉伯文）的自说曾吃过人肉。在这样村子的对河，还保有马达式的原始公社的遗址，古老的房屋，遗留着公共住所和公共谷仓的残迹。如果你一出这乡村，到大农场一看，那就显出另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欧美人的资本，正动员成千入聚居在一个个寄宿舍里，使用原始的农具，为资本家们工作着。管理农场的大头家则另有一所仙境似的别墅。屋子盖造的非常华丽而清洁。屋外总有一大块庭园：绿茵如绒，异草奇卉缤纷，大树苍苍骈立。没有一个人走过那里会怀疑欧美人享乐生活中的高尚情趣。如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词不作悼亡之用，那么看了印尼人乡村的“人间地狱”，再来看欧美人的天上仙境，谁能不对这民族有“流水落花春去也”之感呢。①

这一切都使我猛然感到，印尼人是生活在被别人霸占了的自己的土地的边缘上，奄奄待毙。再也没有比这对比的生活下来看印尼问题更为清楚的事了。我在那里，种植之下，便没法找书来对证。且趁愈之②兄来我处稍住的机会，集合同住的朋友，每夜由他来讲些印尼历史社会各方面情形。这形成我对印尼问题的意见，至今还没有多大的改变。

① 我将在另一地方来描写在这村居时的生活。

② 指胡愈之，当时也流亡在苏门答腊。——周按。

三、关于印尼问题的我见

首先有三点是必须确定的，在当时我这样估计：

第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结束之后，不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全部垮台，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更强大，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想从殖民地恢复他的元气。因之，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迎接反法西斯胜利，必须展开反帝斗争。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革命的阶段论的认识，那革命是不能保持其彻底胜利的。

第二，即使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和平保障机构是可以被建立起来了，但这机构应该为一切革命者和平斗争的工具，而不可能认为由它的立法而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工具。但这和平斗争的工具不能被认为国际联盟似的帝国主义分赃机关；而是应认为是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保护一切弱小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继续发展的机构。

第三，但为实现世界永久的和平，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失却了不少支柱（法西斯国家）之时加紧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才有可能。而远东殖民地民族，一方面要遵循和平斗争的路线，但更重要必须武装自己人民，准备回击每一个的殖民战争的再起。一个历史规律指示着：只有各别民族能以武装实现独立与和平；将民族独立战争缩小在殖民地民族与宗主国之间，消灭了宗主国的特权和民族压迫的事实，那么世界的全面和平和真实意义上的和平，也才能实现。在这里每一民族的解放斗争或战争，正是消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我当时的理解。

从印尼问题这一侧面来看，我有如下的意见。

第一、印尼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民族独立。即使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印尼上层分子有和日本合作的事实，但如果这合作能孵育印尼人民革命力量的作用，为将来独立斗争作准备，那么谁也没有权利来反对印尼上层分子这一种“苦肉计”。

第二、以东印度领土为范围，印尼的土地是被两千多岛屿分割得非常零碎的：这使印尼民族统一力量之生长成为困难。同时在荷兰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下，全印尼有二百五十多个土侯的自治区；地方主义也成为印尼民族统一力量生长之困难因素。在这里，印尼将来的革命（我那时想）应该采取重点主义，即以爪哇、苏岛为基地，再扩大到整个印尼群岛（事实上这两岛的居民便占八分之七弱），但同时必须以几个大岛为单位（如爪哇、苏门答腊、西里伯斯^①、婆罗洲^②）各建其自身包括周围小岛的共和邦，而后再建立联邦作为最高的政府组织。其在各邦内的自治区，可斟酌实际情形，废除和建立自治区，以人民代表会议执行过去苏丹之类的权力，而将苏丹仅作为宗教领袖或顾问。这就是说，用联邦的政治组织去统一为地理条件所局限的民族力量，用自治区方式，去消融地方主义的隔阂。而基本的动力，即印尼劳动人民的统一。（这一见解是日本准备印尼独立时期印尼人士曾

① 即今苏拉威西。——周按。

② 即今加里曼丹。——周按。

展开政府组织形态的讨论而引起的^①)。

第三、印尼的土地制度，是为荷兰宣布国有的^②。这一种国有政策，是建立在不废除村社公有和土侯领地的双重基础之上的。在若干区域，土侯领有村社公有的土地，但仅取贡赋的方式，而不改变村民土地公有关系。有些地方，村社公有土地因分种而因袭为小农私有，但不能自由买卖。山林则大都为村社公有。更有些地方，以原始部落方式，保持土地村有关系：即集四个村、一个市镇为一个部落。部落首长，由市镇长公推；但凡事决定各村代表性质的长老会议。各村都保有一定的土地和山林。荷兰也以名义上国有，收他们的赋税。然而，更有许多地方大农场的开辟，便以七十五年长期租借的形式，占领村社广大的土地，将村社原住民驱逐到农场边缘去。这大都是在土侯与荷印政府共同协议之下进行的。所以，如果说，一八七〇年以前荷兰对印尼不过表示为“土地的军事占领与掠夺”的意义；那么，这以后，所谓土地国有的意义，便表现为国际帝国主义土地利益的分赃与领土主权之荷帝独占的形态。在这里印尼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帝与土地革命是合而为一了。只要打倒了帝国主义，也完成了土地革命。

然而，印尼一贯的历史，是异族侵略的历史，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以前(十七世纪前)就是印度人势力与阿拉伯人势力

① 按在讨论中，苏加诺、雅明等主张中央集权主义或统一主义，哈达等则主张联邦主义。——周按。

② 一八七〇年荷印政府颁布《土地国有法令》，宣布印尼的土地为“国有”。——周按。

侵入、割据和制造分裂互相取代的历史。（这有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决定印尼革命对外关系影响的重大。而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以后，所谓民主国家的殖民帝国主义必将重回其旧日掠夺的巢穴。印尼从其国际资本的投资上说，是国际殖民地，不仅是荷兰所独占的；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印尼革命规律之一。因之，在其经济政策上，必须有如下应守的原则：

甲、接收一切荷印政府的财产，这里包括一切公用事业，煤矿、铁矿、锡矿（这些是国营的），而尊重荷兰私人的财产。

乙、没收德日意法西斯各国一切的财产。（他们在农业上都有不少投资）。

丙、尊重英美各国私人投资的企业。但必须与印尼共和国重订新约。

这里便是分散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路线。以印尼土地生产力之强大，荒土之众多，爪哇人口的过剩，甚至在推进人民合作经济之上，扩大村社共耕制度，建立合作农场也有其可能性的。

第四、但什么是印尼这个工业落后国家的民族资本呢？印尼人之间，没有中产阶级，已为举世公认的事实。唯一可作为印尼中产阶级的就是华侨资本家。印尼革命性质，从其工业的落后上说，不可能马上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除非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这个条件印尼显然是不具备的。那么，印尼除争取华侨资本作为民族资本来使用，便没有其他的道路。握住政权使买办式的华侨商业资本走向民族意义上的工业资本的道路，这正是斩断荷兰帝国主义侵略的爪牙的有力